



本 5
1796
6

唐話纂要卷之六

有點四聲

去入
上平

孫八救人得福

答。在長崎有孫八者。膂力過人。遊俠自得。後有事
 故而。被官逐放。遂為干隔。滂漢而流落。京師旅宿
 於五條橋邊。賣烟為生。每有少許錢鈔。則沽酒邊
 客。定欲盡醉。未嘗有顧後窺前。而拘于小節也。時
 值七月十三夜。孟蘭盆家家張燈。處處作戲。若男



立岡藏書



中興奇談卷

着女或老或少皆得縱觀其爲優遊京師繁華誠
天下無比惟孫八窮居寂寞酒後睡忽夢一官
人狀貌端嚴衣冠整齊者徑至其前仗笏曰壯
士我特來煩汝也我所祐少年今被光拙所屈困
於清水寺坂下其危甚急汝可速往救之日後必
有重報也切勿遲疑孫八纔應一聲忽然驚醒乃
南柯一夢也孫八明知神人特來托夢遂綽刀奔
出直抵清水寺坂下試窺之約時二更左側月明

與燈光燦然相照如同白日果見一夥光拙二十
餘人各各手持刀棒口吐大言乃威屈一少年與
一從僕幾欲害之雖有許多人簇擁看之亦皆惧
怕其兇而未敢勸解孫八在人叢中視此少年約
年十六七花塊面貌玉砌身軀氣色和順粧扮風
流真男中美人也孫八揮刀躍出大罵光拙安敢
欺負幼弱衆光拙大怒一齊舞輪刀棒圍定相圍
孫八力大用刀背打番五七人精神倍強衆光拙

不當其鋒。盡皆四散。逃奔於孫八。救其少年。與從僕而帶歸已宅。以酒壓驚。少年叩首謝。孫八曰。辱托神威。救命虎口。思同天地。不知所報。但欲聞恩。人大號。永結通家之好。耳。孫八曰。郎君自有福分。而得脫於俺。何預俺。乃長崎人。氏賤。號孫八。今流落此間。賣烟為生。敢問郎君尊姓。貴號誰家。子弟尊寓伊處。緣何被光拙。逼迫萬望。詳教。少年曰。家父姓三木。名治平。小人喚作三木龜松。同家父

居壬北野邊。今宵因欲看戲。遊頑。止從一僕。迤邐至此。豈料一夥光拙。定欲引小人入酒樓。與酌。小人斷然不從。故事發。如此累及。思人也。孫八聞之大為嗟嘆。乃以神人托夢。一事備細告之。龜松曰。此必天滿天神。現靈而托夢者哉。前者亦有若此之事也。天神乃小人性命之神。而每月二十五日。供酒果祭拜。未嘗有致怠慢。故感得天神。差思人來救我無疑。然則天神是思人。思人乃天神也。遂

與其僕。雙雙下拜。孫八連作扶起。又將好言安慰。忽聞許多人脚步而來。敲其門。孫八以為光柵。又來便大怒罵曰。州賊敢來太歲頭上動土。則綽刀奔出。開門視之。反見下老翁引著若干人向孫八揖。而問曰。適救少年者無乃足下否。孫八曰。是也。老翁大喜謝曰。我乃少年之父。三木治平者也。剛聞足下捨死救之。其活命之恩。銘心不忘耳。龜松怒。聲音亦慌。作出接歡。喜不迭。於是孫八延治

平入內。乃以天神托夢之事。及光柵作怪之事。一一詳細道知。治平聞之。喟然大嘆。且曰。因今夜小兒歸家太遲。所以分撥人各處尋覓。忽有入報曰。小兒遭殃。被足下救去。故我親自來問足下。討入雖則更深。倘肯送小兒。下同到寒舍。則彌增感激焉。孫八曰。大丈夫作事必當有始有終。我情愿送去耳。遂同治平送龜松歸家。時聞建仁寺三更鐘。慢線之聲。建仁寺三更鐘。撞得。太慢。因俗取。既至其家。治

平父子延孫八入後堂置酒管待元來治平累世
 豪富田庄甚多非等閑之所能比也則治平與孫
 八曰我雖然家計頗富而別無不足但恨連喪幾
 個兒女而止留此一個孩兒因父母愛之如手中
 之寶似掌上之珍凡事隨其性以自在之故不告
 父母而遠遊險然死於非命也况彼容貌不甚醜
 年紀未為大因屢有是非不慙不慙教爹娘竟放
 心不下以故常通誠于天滿天神以禱其保祐小

兒身上永無災殃向者亦有如今宵赫赫現靈明
 明托夢而救危之事也嗚呼神息之大不可得而
 報焉孫八聞之嗟嘆不已治平又曰吾有心腹事
 敢托足下未知尊意若何孫八曰事已至此便是
 蹈河而入火亦不敢辭大丈夫一言駟馬難追耳
 治平大喜曰然則自今夜為始教小兒與足下契
 為弟兄而永靠其教訓請勿有辭遂令龜松契之
 孫八事出意外慌失計較只得滿面通紅治平又

喚出夫人及大小管家與孫八相見下一把盞盡
 皆酩酊大醉因夜闌夫人會意乃命龜松與孫八
 同帳而睡此其佳會令人欽羨不已好事先生有
 詩為證

有緣千里忽相逢

義重情深為一雙

今夜帳中談喜處

五更殘月照紗窗

次日治平又設豐筵與孫八飲酌孫八謝曰多蒙
 錯愛不勝感佩他日若有用我處敢施大馬之勞

矣治平曰足下既在客中必早晚不便何不移搬
 我家與小兒完聚常施教誨夫人與龜松亦再三
 相諫孫八決然不從且曰雖不敢移搬貴府亦敢
 時常來拜候有事則見教可矣治平聞之愈加愛
 敬乃送一百兩中金聊謝救命之恩孫八固辭不
 受自此龜松與孫八情意投合義氣沉重或花或
 月或愁或喜無不共之而傳為京中奇談也一日
 治平謂孫八曰吾有二十餘進房屋欲在四方其

中一進屋在乎西洞院者五七年前忽被妖怪占
 據而人不可往焉今欲賣之而無人要之欲送之
 而無人領之且稱曰妖屋夜至三更人不致經其
 門前實吾心腹之患也足下相識中如有肯領之
 者吾即當送焉千萬留心探聽孫八聞之乃冷咲
 曰目今太平天下清淨世界不信有妖怪精在御
 樓人屋中縱然有之寧由其有之乎今夜小人親
 往試探其虛實再容商議未晚治平大驚曰決不

可去歲亦有二人往試探之果被一塊妖火作怪
 散魂而驚恐噬臍而退悔已惹京中人談話也足
 下往彼倘有疎失悔之何及孫八曰吾已心定意
 決必欲往試之請勿有阻乃腰插寶力手提銅燈
 與治平父子辭別徑至其妖屋而坐于中堂取燈
 火喫烟比及捱至四更只聞四下震動大響一聲
 忽有一大塊妖火自竈後地下東隅柱根放光而
 迸出騰騰飛狎燦燦照耀而廻旋四面也孫八略

無懼色。仍手提銅燈而跟定。其火廻旋若此者。三五扁。其火廻至原所。俄爾不見。孫八尚謂別有怪事。巖然坐下。用目四顧。既而至于天明。無復作怪。於是治平父字引領。衆家人來見孫八。而問曰。夜來如何。孫八詳言妖火一事。衆人聞之。無不震恐。孫八又曰。必須掘開東隅。狂根以降其妖。治平許之。則教人掘開。其所纔掘三五尺。深淺忽聞錚錚成聲。見是放光掘出一缸。黃金約幾千兩。缸中又

有小金牌。上刻五個行字。曰與孫八。千兩治平見之。大喜。乃與孫八曰。其妖火必是金氣也。此金先人留與足下。耶金牌上分明有與孫八之字也。足下必須救之。此屋亦當奉送孫八。曰。豈有此理。老爺有禍。掘出金子。理當自救。何必問別人。遷莫金牌。上有我名字。亦於我何干。哉。治平又曰。足下何其大拘。萬望權且救之。孫八執意不從。龜松見之大氣。而咩曰。兄長如何。直如此拗。振着竟不救此

金則絶義矣。既是以絶義。我不活。身遂相抱而哭。孫
八心中暗嘆。乃撫其背曰。賢弟。息怒。我都依從焉。
治平大喜曰。足下。既然依從。必須救金子。乃教衆
管家取出。匣中金子。算之。果有八千兩。治平悉交
孫八。救之。又命居於其屋。孫八自此改面換骨。作
大生理。未過三年。更掙二三十万金子。方知天滿天
神夢中所告。日後必有重報之言。最有其驗矣。豈
不ア再ニ感シ哉サイ。

奇談通俗

孫八救入得福事

昔在長崎。孫八ト云フ者アリ。精力人ニ過キテ。遊俠ヲ自得ケル後事
有テ逐放セラレ。遂ニ十隔滂漠トナリ。テ京都ニ流落。五條ノ橋人ニ旅
宿。烟ヲ賣テ世ヲ渡ル。毎ニ少許ノ錢アルトキハ。則チ酒ヲ沽テ客ヲ邀ヘ
只盡醉セシメ。後ヲ顧前ヲ窺テ。小籠ニ拘ル。アアガリケリ。
本程ニ七月十三夜。孟蘭盆時節ニ至リ。家々ニ燈籠ヲカケ。處々ニ戲文
ヲオドル。誠ニ京都ノ繁華。天下ニ比セナカリケリ。惟リ孫八ハ。旅宿寂寞
ノ酒後。二磕膝ケル處ニ。忽チ容貌端嚴ニ。衣冠整齊キ。官人徑ニ其
前ニ至リ。笏取ムテ。孫八ニ向テ宣フハ。我今汝ニ煩タキコト有テ。特

コレニテ來リタリ。我常ニ祐ル所ノ少年。今光相トモニ屈セラレ清水寺ノ坂下ニ困テ其危キ一甚々急ナリ。汝速ニ往テコレヲ救ス。日後必ス重報アラシ決ノ疑ヲナカレ。孫ハ一声答テ馳リサメテハ夢ニテゾアリニケル。孫ハアキラカニ神ノ托セシ靈夢タルヲ知リ頓テカヲ緋テ奔リ出直ニ清水寺ノ坂下ニ抵リテ。試ニ窺ヒケル。此時二更ノ左側ニテ月明ニ燈光キ相照ノ白日ノ如クナリ。果ノ一寢ノ光相トモ一ハ少年ト一人ノ從僕トヲクルシメテ。幾害セントレタリケリ。幾多ス人簇擁テコレヲ看ルト云ヘトモ皆其兇ヲ怖レテ。勸解者モアラザリヌ。孫ハ其少年ヲ視ルニ年十六七バカリニテ花ヲ塊タル面貌玉ヲ砌タル身軀氣色和順粧扮風流真ノ男中ノ美人ナリ。孫ハ刀ヲ揮テ

躍出大光相其ヲ罵テ汝州賊等何故幼弱者ヲ欺負ヤト叫リケレハ光相トモ大ニ怒リ一同ニ刀ヲ拔ツレテ圍定テ相閉フ孫公木カノ者ナレハ少シモヒルマズ頓テ刀ノ背ヲ用テ五七人打番シ精神倍強リシカハ光相トモ其鋒ニ當ス盡皆四方ニ逃散ケリ孫ハ乃チ少年主従ヲ救出セバ宅ニ帶歸先酒ヲ以テ慰ケル少年謝ノ曰御蔭ニテ虎口ヲ脱テ命ヲ救ヒシカハ此恩天地ト相同ス。報所ヲ知ラザルナリ。願クハ御名ヲ承テ永ク通家ノ好ミヲ結ヘシ孫ハカ曰郎君自ラ福分有テ脱レ玉フナレハ俺ニ於テ何ノ預ルカア。乃チ長崎ノ者ニ名ヲ孫ハト申ス。今此處ニ流落テ烟ヲ賣テ世ヲ渡リ候フ。郎君ノ御名ハ何ト申シ候フ。又誰人ノ御子息ニテ尊寓

ハ伊ノ處ナルゾ何故光柶者トモカ爲ニ逼迫ラレ玉フソツマビラカニ
 御物語候へ少年カ曰父カ姓名ハ三木治平ト申シ小人カ名ハ三木龜
 松ト申ス則チ父ト一處ニ北野ノヘニ居住ス今宵ハ戲ヲ見テ遊ント
 存シ只此一僕ヲ從ヘテ此邊ニ至リケル處ニ彼光柶トモ小人ヲ酒店ニ
 誘テ共ニ酒ヲ酌ントヒシメキタレ小人斷然從ハナル工ヘ事發ルイ如
 此ニ累息人ニ交ヒ候フナリ孫ハコレヲ聞テ大ニ嘆シ乃チ神靈夢
 ヲ托シ玉フヲ備細ニ語りケレハ龜松カ曰此必ス天満天神ノ靈ヲ
 現メ托シ玉フ夢ナラン前キニモ亦如此事候ヒキ天神ハ乃チ小
 人カ性命神ナル工ヘ毎月廿五日ニ酒果ヲ供テ祭拜シ曾テ怠慢
 ヲアラフコノユヘニ天神コレヲ感シ玉ヒテ息人ヲ遣メ我ヲ救ハ

シメ玉フニ疑ヒナシ然ハ則チ天神ハ是息人息人ハ乃チ天神ナリ
 トテ僕ト共ニ相交ニテ拜ヲナス孫ハ慌忪扶起シ又好言ヲ以慰ケル然
 ル處ニ忽チ大勢ノ人ノ脚步ニテ來テ孫ハカ門ヲ敲ク孫ハコレヲ聞
 テ光柶トモカ又ソヤ催シ來ルト思ヒ大ニ怒テ州賊バラ又來テ災
 ヲ招クヤト叫リ遂ニカヲ縋テ奔出門ヲ開ヒテ見テケレハ光柶
 ドモニテハアラスノ及テ一人ノ老翁許多人ヲ引ツレ來リ則チ孫ハニ
 向テ問ケルハ只今少年ヲ救ヒ玉ヒシハ足下ニテハ候ハズヤ孫ハ曰ク
 我レカイ有テ少年ヲ救ヒシカ何故コレヲ問ヒ候フゾ老翁大ニ悅テ
 謝メ曰我ハ乃チ其少年ガ父三木治平ト云フ者ナリ足下ノ死ヲ捨テ
 彼ヲ救ヒ玉ヒシヲ只今コレヲ承リ候フ誠ニ救命ノ息心ニ銘メ忘レガタ

ク候フト。未^レタ云^レモ了^レラサルニ。龜松父^ノ声ヲ聞知^テ急^ニ出來^テ對^シ面^シ。悦^ブフ^カキリナ^シ。此時孫八治平ヲ延^テ内^ニ入り。天神ノ靈夢ノ事^并ニ光^ヲ相^ドモカ所^爲一々詳^ニ語^リケ^レハ。治平大^ニ嘆^ク曰^ク今夜小兒^ガ家^ニ歸^ラサル故^人ヲ分^テ方^々ヲ尋^覓シ^メケ^ル処^ニ幸^人有^テ小兒^ガ禍^ニ遭^シラ。足^下ノ救^ヒ玉^ヲ告^シエ^ハ我^親自^コレ^ニテ^タツ子來^テ小兒^ヲ救^メ候^フ夜^已ニ淡^シト云^ハ斥^小兒^ヲ送^テ。同^ニ私宅^ニ至^リ玉^ハ愈^々奈^カル^ベシ。孫八^ガ曰^ク大丈夫^ノ作^事ハ始^メ有^テ終^リ有^リ情^願モ送^リ届^クキ^ナリ^トテ。遂^ニ治平^ト共^ニ龜松^ヲ送^テ家^ニ回^ル。此^時建^行寺^ノ三^更ノ鐘^慢線^ノ声^ヲ聞^キ。已^ニ家^ニ至^リシ^カ。治平^父子^孫ハ^延テ後^堂ニ^入リ。酒^ヲ設^テ款^待ケ^ル元

來^治平^公系^代ノ豪^富ニ^テ田^庄甚^多シ^等閑^ノ人^ハ能^ク及^所ヲ^ス。治平孫^ハ三^對ノ云^ヤウ。我^家計^頗ル^富テ。別^ニ不^足ノ事^モア^ラザ^レド^モ但^恨ラ^クハ^幾個^ノ子^トモ^ヲ喪^テ。只^此龜松^一人^ヲ留^メケ^ル故^{父母}コレ^ヲ愛^スル^ト。手^中ノ寶^ノ如^シ常^ニ彼^力性^ニ任^セテ自由^ヲ致^サセ^候ニ^因リ^今夜^{父母}ニ^モ告^ステ遠^ク遊^ビ。險^然非^命死^ヲ致^シタ^リ且^小兒^カ容貌^甚リ醜^モ候^ハズ^年モ未^タ大^{タル}ニ^モア^ラザ^ルエ^ハ每^度何^ヤラ^是非^ガマ^シキ。不^魁不^魁ノ事^トモ^之ア^リテ^{父母}ヲ^ノ放^心致^サシ^メス。此^故ニ常^ニ天^滿天^神ニ^通誠^ノ小^兒ガ^身上^ニ三^永ク^災殃^ナカ^ラシ^ヤラ^ニ保^祐玉^ハシ^ラヲ^禱ル^ソノ^驗シ^ニヤ。向^キニ^モ亦^今宵^ノ如^ク靈^ヲ現^ス。危^キヲ^救ヒ^玉ヒ^シヲ^アリ^キ。誠^ニ神^恩ノ^大ヒ^{ナル}何^ヲ以^テ之^ニ報^シ

ヤト。委細ニ語りケレハ。孫ハコレヲ聞テ。大ニ嘆シケル。治平又曰。我心腹ノ事有テ。足下ヲ托ント存シ候フ。如何御承允候ハシヤ。孫ハ曰。事已ニ此ニ至リシ上。假使河ヲ隔ミ火ニ入ル抑キノ事タリ。承允セズンハアハカラス願クハ速ニ御示シ候ヘ。大丈夫ノ言ハ。駒馬追ガタク候フゾ。治平大ニ喜ンテ曰。既ニ御承允候ハ。今夜ヨリ小兒ト足下ト兄弟ノ義ヲ契ラセテ。永ク教訓ニ靠シメシ。必ス辭シ玉フヲナカレトテ。遂ニ龜松ヲノ。孫ハト契ラシム。孫ハ案外ナル事ナレハ。慌テ計較ヲ失ヒ。滿面ニ通紅シヌ。治平又夫人并ニ衆管家ドモヲ喚出シ。一々盃ヲ致サセシカハ。盡皆大醉メ悦ビケル。夜已ニ闌ナリケレハ。夫人龜松ニ仰セテ。孫ハヲ歌シム。龜松孫ハト。帳ヲ同フメ歌ケル。誠ニ

縁アレハ。千重忽チニ相逢テ。義重ク情深ク。一雙ト爲。珍シキ佳會カナト。人々コレヲ羨ミケリ。次日治平筵ヲ設ケテ。孫ハト飲酌ス。一家ノ男女孫ハカ人品ヲ見テ。各大ニ相悦フ。孫ハ謝メ曰。多ク愛憐ヲ蒙リ。感心ノ至リニ勝ズ。他日若某ヲ用セ玉フ處アラハ。敢テ犬馬ノ勞ヲ施スベシ。治平カ曰。足下。客中イナレハ。無朝夕不便ナラシ願クハ。我方ニ移リ候セテ。龜松ト一處ニ住メ。常ニ教訓ヲモ施シ玉ハシヤト。諫ニレケレハ。夫人モ。龜松モ。同ク此事ヲ願セケル。サレ。孫ハハ決メ此議ニ從ハス。且曰ク。某縦七貫宅ニ移スト云フトモ。時常拜候申スベシ。若用事アラハ。遠慮ナク御見教候ヘ。治平コレヲ聞テ。弥愛敬ヲ増シ。乃チ謝礼トメ。金子百兩ヲ送リケレ。孫ハ固辭

ヲ受サリケリ。此ヨリ龜松ト孫ハ情意相合ト義氣相重或ハ花。或
 ハ月。或ハ喜或ハ愁コレヲ共ニセズト云一ナカリシカハ遍ク傳聞テ京
 中ノ奇談トゾナリニケル。或日治平閑談ノ序ニ孫ハニ語テ曰我ニ干
 餘間ノ房屋有テ四方ニ散在ス。其中西ノ洞院ニ在ル屋ニキ、五七
 年以前ニ忽チ妖精ガ爲ニ百樓レテ人ノ敢テ住スル者ナシ。今コレ
 フ賣ントスレバ買フ者ナシ送ントスレバ受ル者ナシ。其上妖屋ト
 云フヲシテ夜ニ更ニ至レハ其門前ヲ經ル者ナシ。實ニ我心腹患
 七ナリ。足下ノ相識中ニ若此屋シキヲ望ム者アラハ我早速コレヲ
 送ルヘシ何トゾ急フニ換聽王ヘ孫ハコレヲ聞テ冷咲テ曰今太平
 天下清淨ノ世界ナリ。然ルニ妖怪ガ御衛ノ内ニ在テ人ノ屋中ニ

棲レテ其夕信レシカタニ縱然アレハトテ。アフセテヲクヘキヤ、今
 夜其其屋シキニ往テ。試ニ虚寶ヲ窺ヒ重テ仕方モコレアルヘシ
 治平大ニ驚テ曰決ノ無用ナリ。去年モ角申ス人有テ往テ試ケ
 ル処ニ塊ノ妖火ガ爲ニ怪ヲナサレ魂ヲ散メ驚恐臍ヲ墜テ退悔
 ケル故京中ノ妖話トナリキ。足下彼ニ往テ万一疎失アフラ恚
 生シ玉ハンヤト再ニセイシケレバ孫ハ意已ニ決シケレハ耳ニモ
 聞入レス多チ腰ニ寶カヲ挿シ手ニ銅燈ヲ提テ。治平父子別ニ
 徑ニ妖屋ニ至リテ中堂ニ坐ヲナシ燈火ヲ取テ烟ヲ喫シ漸ク四
 更前後ニ捱至リケル処ニ四方震動ノ大ニ響キ忽チ一塊ノ妖火
 有テ竈後地下ノ東隅ノ柱根ヨリ光ヲ放テ迸出騰々トノ飛獅

燦々トノ照耀テ四方ヲ廻施ケル孫ハ少シモ惧ス仍手ニ銅燈ヲ
 提テ妖火ニ跟定テ三五遍廻リケレハ其火原所ニ至テ忽然トノ
 見エガリケリ孫ハ尚モ別ニ又異ル事モヤアラント思ヒケレハ四方
 ニ眼ヲクハツテ嚴然トノ坐ヲナシ天已ニ明ケレモ再ビ怪キテハナカリ
 ケリ此時治平父子ハ許多ノ人ヲ引ツレ來テ孫ハニ對面シ夜來ハ
 邪何ト問ケレハ孫ハ妖火ノ事ヲ始終詳ニ語ケル人々コレヲ聞テ
 恐レガルハナカリケリ孫ハ又曰トカク東ノ隅ノ柱ノ根ヲ掘開セテ妖
 怪ヲ平ケナハ然ルヘ少候ハニ治平此議ニ同ジ頃テ人ヲカケテ其
 處ヲ掘シメケル鏡三五尺バカリ掘ケレハ錚々トノ声ヲ作シ晃々ト
 光ヲ放チ一缸ノ黃金ヲ掘出シ又缸ノ内ニ又金ノ牌アリ上ニ三五ノ

行字ヲ刻付テ曰與孫八千兩治平コレヲ見テ大ニ喜乃チ孫ハニ對
 ノ曰其妖火多リシハ必ス是金氣ナラン且此金ハ先ハ留置テ足下ニ與フ
 所ノ者ニ疑セナシ牌ノ上ニ分明ニ與孫ハト云ノ文字アリ足下必ス此金ヲ
 拔玉ヘ又此屋シキヲモ足下ニ送ルヘシ孫ハカ曰老爺自ラ福セ有テ
 掘出シ玉ヲ所ノ金ナレハ宜ク自ラ拔玉ヘ懸莫牌ノ上ニ某カ名ノ字アリ
 凡其何シテ敢テ之ヲ拔ニヤ治平又曰足下何故太々拘束ナルゾ我存
 念ニ任セテ權且此金ヲ拔メ候ヘト頻ニ申シケレモ孫ハ執意從ス龜松
 此ヤウスヲ見テ大ニ氣キ只長何ユヘ拘束ノ甚キヤ弥此金ヲ拔玉ハシハ
 我今義絶致スヘシ既ニ義絶致ス上ハ治平ヘキ身ニシモアラスト財ニ孫ハ
 ニ抱ツキ淚ヲ流シ哭シケル孫ハ心ノ内ニ感嘆シ乃チ其背ヲ撫テ云ヤウ賢

弟怒ヲ息メ候ヘ我部ニ汝父子ノ了簡ニ從スレ。龜松コレヲ聞テ大ニ
悦ブ。治平カ曰。足下果メ我等カ了簡ニ從ヒ候ハ。弥此金ヲ救候ヘト
テ衆ノ管家トモニ休セテ。缸内ノ金ヲ取出ノ筭シメケレハ。果ノ牌ノ
上ノ書付ノ數ノ如ク。八千兩ゾアリニケル。治平悉ク孫ハニ交メ救レメ。
乃チ又其屋シキヲモ。孫ハニ送テ住セシム。此ヨリ孫ハ自ラ面目ヲ
改テ大生理ヲ致シ。未タ三年モ過サル。早ヤニ二万兩ノ金ヲ掙ケ
ル。是ニ於テ天滿天神ノ夢中ノ告ニ。日後必ス重報アラント宣ヒシコ
ト。宸大ニ其驗シアルヲ感シアリガタキ。一ニゾ思ヒセケル。

徳容行善有報

李徳容揚州人也。乃富家嫡子。而爲衆所敬。素聞
我長崎山水之勝。思一遊焉。我國貞享年中。忽
有其便。而販貨來崎。寓居原市郎兵衛者家也。無
日不來往。於稻山太浦等處。以消遣。既至荆棘林。
遍見當時名妓數十人。亦皆偽粧假飾。未足齒及。
因以海外不有真美人。厥後無復至焉。且謂市郎
兵衛曰。崎乃繁華之地。景勝之鄉也。而獨少美人。

不亦惜乎。市郎曰：吾嶠山木清秀，因而人受其氣，
間生美人，但未之遇耳。既累日，久助者來，謂德容
曰：頃有下美人，願與身為妾，以救父母之困者，皆
云真國色。李公僑居素缺，倡伴者納之，而與處必
足以慰其寂寞，請速相議，恐為他人先之。德容陞
而不應。市郎曰：李公視名妓尚且為等閒，況市上
處女乎？吾子雖以實而言之，李公將不信矣。久助
嘆曰：嗟！夫真國色，被他人有之矣。吾固知李公之

渴於美人而急於求覓，故報以其實，而勸以其實。
既不信，吾何益而爭耶？將拂然而去矣。德容特留
乃教市郎，與衛護酒相酌，少之曰：吾子以扑實自
名，每言其事，未嘗不有來歷者。吾已知之，然則何
疑，但恐若不親試而成之，則日後或有委曲。此所
以躊躇者也。久助曰：是奚難乎？吾命公試之，果如
所言，吾為水人，空與其父面議，其夜久助與市郎
引德容同進其家，主翁相接，問久助曰：吾子引客

來何教久助直告其故翁乃悅方與德容及市郎
 叙禮進以村酒盃盤不備而家空如洗也然左壁
 上架下枝鎗右壁上懸二張方又有下副鎧用排
 之床上傍置兩口大小刀且此翁語言不俗動止
 有法非若工商之徒者德容竊自訝之乃問翁姓
 名及其來由翁曰吾姓安田名內記二十年前辭
 職離鄉遂來住焉雖初有些宿資蓄貨而不知十
 分艱難然奈坐食山崩坐飲海乾纔五年而去其

大半又十五年而清光光州根之不_レ留今也內
 有五口之養而外無半粒之助加之_レ拙荆卧病不
 起者數月然而無以施藥看看待死故長女阿豐
 自欲以身換藥救其危急而其心已決不可止之
 吾亦感其孝念敢悲而不敢阻但由彼所欲耳德
 容聞之先動憐憫之心又問曰既言州根之不_レ留
 惡乎藏此鎧用鎗方曰此等兵器乃武夫性命也
 豈可失之今雖太平然若故主有事仍披掛上馬

陣上燃鎗戰死于故主馬前以報其前息焉嗟乎此等兵器與我同休者耶所以載之者惟羞斯而已矣德容聞言方知武夫之落魄者又感其忠義之志鐵石之心而待以長上之禮也須臾翁以豐娘及弟妹出席與德容叙禮見豐娘左手携其弟右手携其妹而輕移蓮步徐行而出坐於父翁肩下德容望之風鬟霧鬢綽約多姿誠當世之真國色也因神魂飄蕩不能自抑而推近其前再細視

之却與已妹玉蘭女青春相等容貌髮鬢宛然一様無二是用心中暗嘆則去其戀慕之情而生其悽慘之意因低頭默默良久無言久助與市郎誤謂不中其意而如是因催德容告歸德容噴曰子等何知無再多言乃問翁曰豐娘青春幾何答曰今年十六德容喟然大嘆因語翁曰吾有一妹名曰玉蘭與豐娘同其用子肖其容貌而髮鬢無二若非衣衫裙袴各有其所異則難以辨其孰是玉

蘭與豐娘矣。吾因生憫於內，發感於外，而致其若
有不樂之狀，以被二子。誤料幾令我失禮於尊翁
也。伏望宥之。翁聞，嗟嘆而已。德容又稱豐娘孝順
遂結為義妹。顧如同胞。郎夜送銀三百兩，以表其
義。豐娘叩首再拜，深深謝其厚意。父翁亦感其義
銘心鏤骨，自誓世世報此大恩。自此德容時常有
餽錢米，既累月。德容為主婚。嫁豐娘於名家。長子
某郎，其一應使用。德容認之，衣裳被褥，櫃箱首飾

及粗細家伙，至于榻鋪碗碟，無一不備。且全矣。
雖朝臣之嫁女，命官之娶婦，亦不過若斯而已。通
崎人聞之，傳為佳談。時人有詩代德容曰：
德容容德主婚姻，便把豐娘嫁富人。
適見朱陳兩家好，客中自是慰心神。
是年德容生理大利，多收回貨。至九月，將動行色。
於是豐娘夫妻及兩家父母，特設大筵於櫻馬場。
雲龍寺客廳，與德容餞別。眾皆洒淚哭泣，依依難

捨德容。曠豐娘。以孝其父母。宜其室家之道。爾又
貽二百兩。中金於父翁內。記以為終身之資。至晚
宴。徵其明日辰牌。德容投拾上船。內記引婿直送
於江戸町。大歩頭連。以順風相送。洒淚而別。是日
共有三隻船。同時開江。德容所駕者。乃沙船。獨歸
上海。其餘二隻。是鳥船。同歸厦南。惟南古半底船。獨稱
及暹羅六昆等外國。是三隻船。既臨大洋。或後或前。希
尖底船。皆稱鳥船也。是日。三隻船。既臨大洋。或後或前。希
左若右。而互望其帆。相連而走。次日卯時。同至五

鳥外洋。猛然東北風大作。浪滾如雲。聲響似雷。而
衝其三隻船。各右傾左斜。進退兩難。則積更為一
捲風。捲翻其下隻鳥船。又片時。被一浪。去其
一隻鳥船。竟無影無蹤。不知其下隻船之所在。惟
留此一隻沙船。而未嘗顛翻。仍衝於風浪之中。其
危甚急。是時。船主才副。及總管香公等。衆頭目。皆
拜伏於媽祖娘娘香爐前。許願方千。以禱救命。或
有作十場三國志戲文。還願云者。或有燒百日一

十。壇紙錢還願云者其餘者或念彌陀佛或誦普
 門品共是六十餘人悲聲齊起泪水相濕惟獨航
 公用力抱其航牙死不救之於是李德容自思難
 以脫命乃上下更換新服端然坐於客艙中交椅
 上閉目而不動但心念故鄉父母已忽然焉祖娘
 娘附於香公身上乃使之曰此船上有一善人李
 德容者在焉彼在長崎時濟人貧困成人婚姻而
 感動皇天也故上帝憐其仁慈不許翻此航而換

彼性命因此風神龍王已都退矣爾等無用恐懼
 我是真媽祖娘娘為現靈附人以諭之也言訖望
 後而倒媽祖隨而離矣待香公醒而問之曰首尾
 不省人事眾聞音之於是乎疾然風息浪收海面
 平平恰若盤水眾人始審為李德容而得脫大難
 皆來與德容稱賀且謝其洪德既至上海又傳為
 遠近美談也而德容父母聞之大為驚恐自此不
 許走洋其明年有一同船客帶德容書信來與內

記談之因而有聞也。

徳容行善有報事

李徳容ハ揚州ノ人ナリ。巧チ富貴ノ人ノ嫡子ニテ。諸人コレヲ敬セケル素リ長崎ノ山水ノ風景ヲ聞及ビ。一たび遊ビタク思セケル処ニ我カ。國貞享年中ニ幸セ便リアリケル故。荷物ヲ販テ長崎ニ來リ。原市郎兵衛ト云フ者ノ家ニ寓シテ。毎日稻山太浦等ノ所ニ來往ノ消遣ケル。又既ニ荆棘林ニ至テ。當代ノ名妓數十人見ケレ。亦皆偽テ粧セ假テ飾タル者共ナレハ。未タ云フニモ足サ

ルナリ。コレニ因テ海外ノ國ニハ美人アラズト思セ。乃チ市郎兵衛ニ對シ云ケルハ。長崎ハ繁華ノ地。風景ノ郷ニテアリケレ。凡ハ美人少キコソ。衰殘多ク思フナリ。市郎答テ曰。我長崎ハ山水清ク秀タル所ナルエ。人其氣ヲ受テ。間美人ヲ生ジ候ヘトモ。貴公未タ之ニ遇玉ハズト。語リケル。數日過テ後。久助ト云フ者來テ。徳容ニ語ルヤウ。頃一人ノ美人。身ヲ賣テ妾トナリテ。父母ノ困窮ヲ救フト云フ者アリ。貴公ノ旅宿ニハ素リ倡伴ノ者モアラサルナリ。若此美人ヲカ、且ニ所ニ居玉ハ。御寂寞ヲモ慰メ候ス。願クハ速ニ御談合アルベシ。恐久人ニ先コサレンモ。料リカタタ候フナリ。徳容コレヲ聞テ。口ハ打咲ヒ。サラヌ躰ニテ居タリケリ。市郎久助ニ對

ノ云ヤウ。李公ハ名岐トモヲ見玉ヒテサヘスラ。尚等閑イニ思ヒ
 玉フ。恐ヤ市上ノ處女ヲヤ。吾子實事ヲ語リ玉フトモ。李公ハ
 信シ玉フ。久助コレヲ聞テ大ニ嘆シ。惜カト真ノ美人ヲハ他人
 爲ニ之ヲ得ラルベシ。吾固リ李公ノ急ニ美人ヲ求メ多思ヒ候フ
 丁ヲ知リタル改ニエソ。適實事ヲ以テ。其空キヲ勸候フ。サレ信
 シ玉ハスシハ。吾何ノ益アリテカ。再ヒ争ヒ候ハシヤトテ。已ニ回シ
 ケルヲ。徳容コレヲ留メ。先酒ヲ以テ概ス。少之メ云ヤウ。吾子ハ
 扑實ヲ以テ自ラ名アリ。凡ノ其事ヲ云玉フ。毎ニ來歴分明ナル
 丁ハ。我巴ニ之ヲ知リヌレ。別ニ疑フイハナケレ。我自ラ試ス。カ
 リ
 ンニ其事ヲ成就致サバ。後日或ハ委曲ノ事モヤ候ハシ。此故ニ

躊躇致シ候フナリ。久助聞テ。是何ノ難キ。丁カ候ハシ。我今夜貴公ヲ
 引テ。彼カ宿所ニ往キ。則チ試シメ申ス。シ。若我云シ如クナラ。我氷人
 ト成相談致ス。シトテ。乃チ市郎ト共ニ。徳容ヲ引テ。其家ニ至リケル
 主ノ翁コレヲ迎ヘテ。久助ニ問ケル。汝客ヲ誘ヒ來テ。何事ヲカ示シ
 候フ。久助答テ。右ヤウスヲ語ル。翁大ニ悦ビ。徳容及ヒ市郎ニ禮ヲ叙ヘ
 進ルニ。村酒ヲ以テシ。且盃盤ヲ備フ。家食キ丁洗フカ如クナリ。サレ
 ドモ左ノ壁ノ上ニハ。二枝ノ鎗ヲ架ケ。右ノ壁ノ上ニハ。二張ノ弓ヲ懸ケ。又床
 ノ上ニハ。二領ノ鎧甲アリ。其傍ニハ。二腰ノ大小ヲ置ク。其上此翁言語俗
 ケス。ノ動止法アリ。如何様由アル者ト見エテ。工商ノ類ノ如キニハ。ア
 ラサルナリ。徳容竊ニ之ヲ謝リ。乃チ其姓名及ヒ其來由ヲ問ケル。翁

答テ曰。吾姓公安田名内記ト申ス。二十年以前ニ祿ヲ辭メ故郷ヲ
 離レ遂ニ來テ此處ニ住ス初ハ少シキ宿資蓄貨モ之アリ候ヘ
 坐ノ食ハ山崩レ坐ノ飲ハ海乾ク理リニテ纔五年ニ其過半ヲ
 使テ捨後十五年ニ。清光使モ無ク州根々モ留ズ今内三五口ノ
 養セ有テ外ニ半粒ノ物ケ無シ加之拙病ニ臥メ數十日ニ及ト云
 下モ藥ヲ施ス事モアズ死スルヲ待ニ居候フニ因リ姉女阿豊
 自ラ身ヲ賣テ藥ニ換テ母ガ危急ヲ救レト欲シ其心已ニ決メコレヲ
 止ムヘカラス吾其孝念ヲ感メ只彼ガ欲スル所ニ任セ候ニナリ徳容
 コレヲ聞テ先憐憫心ヲ生シテ又問ケルハ既ニ州根々モ留スト宣フ
 ガ如何ノ此鎧甲鎗子ハ御持候ゾ翁ガ曰此等ノ兵器ハ武士ノ

性命ナリ何ゾ之ヲ失フベケンヤ今太平ト云ヘ斥希故主ニ事ア
 ラハ披掛ノ馬ニ上テ陣上ニ鎗ヲ捻リ則チ故主ノ馬前ニ戰死シテ
 前恩ヲ報スヘシ此ニ因テ我尚コレヲ所持致シ候フ徳容此言ヲ聞
 テ果ノ武士ノ落魄者ナリヲ知又其忠義志鉄石ノ心ヲ感之則
 チ長上ノ禮ヲ以テコレヲ待シケリ須臾ノ翁則チ阿豊及チ弟妹
 ヲ喚出シ徳容ニ見エシム豊根左ノ手ニ其弟ヲ携ヘ右ノ手ニ其妹ヲ
 携ヘ輕ク蓮歩ヲ移シ徐行テ出來リ父カ肩下ニ坐ヲナシケリ徳
 容コレヲ見ルニ風鬢霧鬢綽約多姿ニテ誠ニ當世ノ美人ナリ徳容
 神魂飄蕩テ自ラ拔カタク尚近ク進テ再ビ細ニ之ヲ見レハ却テ巳
 カ妹玉蘭ト其青春相等ク其容貌鬢髻ニテ宛然トノ様ナリ

因テ心内ニ暗ニ嘆シ則チ其戀慕之情ヲ去テ悽慘ノ意ヲ生シ
 只頭ヲ低テ黙々トノ良久ク言ヲモイハザリシカハ久助ト市郎
 此ヤウヌヲ見テ誤テ思フヤウ。徳容心ニ稱ハザルユヘ角悦ヒザル者ナ
 ラントテ則チ徳容ニ催促ノ回ラントヒシメキケル。徳容噴テ曰。汝
 等何ヲカ知り候ハシ再々多言アルベカニフストテ。乃チ翁ニ問テ曰。
 豊娘ノ青春ハ幾何ゾヤ。翁答テ曰。今年十六ナリ。徳容喟然ト
 ノ大ニ嘆ジ。翁ニ語テ曰。吾一人ノ妹アリ。名ヲ玉蘭ト申ス。則チ豊娘
 ト其用子ヲ同マシ。其容貌ニ肖テ。誠ニ髣髴ノ少シモ差ハス。右衣
 眼ニ於テ各異ル所アルスシハ孰是玉蘭ヤ。豊娘ヤ。辨
 シガタク候ハン。吾此故ニ憫ラ内ニ生シ感ヲ外ニ發シ覺ヘズ悦ガ

ルカ和キノ状ヲナシケル故ニ助等誤テ推量シ煩リニ歸シテ
 催促ノ幾ト我ヲシテ。禮ヲ失ハシメント致シ又願クハ之ヲ宥シ至
 へ翁由ヲ聞テ。歎息三勝ザリケリ。徳容又豊娘カ孝行ナルヲ
 稱美シ遂ニ義ヲ結テ妹トシ之ヲ顧ルト同胞ノ如シ昨夜白銀ニ
 質目ヲ送テ其義ヲ表シケル。豊娘再拜ノ深ク厚意ヲ謝シ奉ル
 父翁内記モ同ク其義ヲ感シ世々此恩ヲ報セント誓ヒケリ。此ヨリ
 徳容時常錢米ヲ送ル。既ニ數月過テ後徳容婚禮ノ事ヲ主テ。
 豊娘ヲ富貴ノ人ノ嫡子ニ嫁セシメ。其ハ丁度ノ雜用。徳容コレヲ認
 テ。衣裳被褥櫃箱首飾及租納ノ諸家伙。榻榻碗碟等ニ至ル迄
 悉ク備リケリ。縦七朝臣ノ女ヲ嫁シ。命官ノ婦ヲ娶ルト云フ。正

之ニ過ル^ス。長崎中ノ人。此事ヲ傳聞^ス。遂ニ美談トゾナリニケル^ル。是年德容生理大ニ和^リアリ。回貨物等モ多ク買取^リ。九月ニ至テ歸帆ノ日限モ定^リレカハ。豊稔夫婦并ニ兩家ノ父母樓馬場雲龍寺ノ客廳ニ於テ大筵ヲ設ケテ。德容ト錢別シ。衆皆泪ヲ洒テ。ナゴリヲ惜ケレ。德容父母ニ孝アリ。室家ニ空キノ道ヲ以テ。豊稔ニ示シ又黄金二百兩ヲ。父翁記内ニ送テ。身ヲ終ル迄ノ資トナサシム。已ニ晚テ。酒宴終リケリ。次日辰ノ刻ニ德容已ニ上船ス。内訖ハ婿ト共ニ江戸町ノ大歩頭ニテ送リ來リ。再三順風相送ルト。舟ヲ相ヲ添^テ別^レケル。是日ニ艘ノ船。同時ニ出船ス。德容が乗タル船ハ。獨リ上海ニ回ル。其餘ノ二艘ハ同ク厦南ニ回ル。二艘ノ船。已ニ洋中

ニ臨シカハ。或ハ後ニナリ前ニナリ。或ハ右ニナリ左ニナリ。互ニ其^レ帆ヲ望テ相連テ走リケル程ニ。翌日卯ノ刻ニ。各五隻ノ外洋ニ至ル。斯ル處ニ俄ニ東北ノ風大ニ作り。浪濤テ雲ノ如ク。聲響テ雷ニ似リ。則チ二艘ノ船。風波ノ爲ニ大ニ衝レ。各右ニ傾キ左ニ斜ニ。進退此ニ窮ケリ。須臾ニシテ一捲ノ風ニ。其一艘ノ船ヲ捲翻サル。又片時ニシテ。一舟ノ浪ニ。其一艘ノ船ヲ余取レ。竟ニ影モナク蹤モナク。二艘ノ船ノ在ル所ヲ知ラザルナリ。只此德容カ乗タル船ノミヲ留メテ。未タ顛翻ス。尙風浪ノ中ニ衝レテ。其危^キ甚^ク。是時船主才剛并ニ總管香公等。諸ノ頭目トモ悉ク船神馬祖ノ前ニ拜伏シ。願ヲ許テ。命ヲ脱シテ。禱ル。或ハ三國志ノ戲文ヲ作シ。願ヲ還ト云フ。

者モアリ。或ハ二十壇ノ紙錢ヲ焼テ願ヲ還ント云フ者モアリ其
餘ノ者ドモハ或弥陀佛ヲ念シ或普門品ヲ誦都テ六十餘人悲
聲齊起テ泪水相濕ス獨リ舵公ノミカヲ用テ舵ヲ抱キ命ニ
カケテ之ヲ救タガリケルモ又一ツノ幸セナリ。是ニ於テ德容ハ命
脱レカダシト思ヒ上下新キ衣服ニ更換端然トノ容艷内ノ穢
子ノ上ニ坐ラナシ。目ヲ閉テ動セス只心ノ内ニ故律ノ父母ノコトヲ思
フニナリ。斯ル處ニ船神媽祖香公カ身ニ附移テ乃チ咩ラシメテ
宣フヤ。此船ニハ善人李德容乗タルナリ。彼長崎ニ在シ時ハ
貧窮ヲ救ヒ人ノ婚姻ヲ成メ皇天ヲ感セシム。此故ニ天帝其仁
慈ナルヲ憐玉ヒ。此船ヲ翻メ彼カ一命ヲ損フヲ許シ玉ハス。此ニ

因テ風神龍王已ニ退キ又爾等必ス懼ルコトナカレ我ハ是真ノ船
神媽祖ナリ。爲ニ靈ヲ現メ人ニ附キ特ニ之ヲ諭ス者ナリト言訖
リ。香公後ヲ望ニテ倒レシカバ馬祖隨テ離レケリ。香公カ本性
ニナルヲ待テ由ヲ問セケルニ始終何事ヲ申シタルヤラ會テ入
事ヲ省スト答ヘシカハ人々奇異ノ思ヒヲ催シケリ。是ニ於テ忽
チ風息浪枚リ海面平カニ。盤水ノ如クナリ。諸人初テ李德
容ガ爲ニ。大難ヲ脱レタルヲ知リ。悉ク來テ德容ヲ賀シ且其
洪德ヲ謝シ奉ル既ニ上海ニ至リシカハ此事隱レアラス。又
遠近ニ傳ヘ聞弥美談トゾナリニケル然ルニ德容カ父母洋中ノ
難儀ヲ聞テ大ニ驚キ此ヨリ德容ヲセイメ。渡海ノコトヲ禁シケ

リ。其翌年ツノヨク德容トクヨウ上同ドウ船フネシタル者モノ德容トクヨウガ書簡カキガミヲ持チ奈ナイノ委細イサイヲ内記ナイキニ語カタリケルユヘ長崎ナガサキノ人々ヒト々之ヲ聞キケリト云。

唐話纂要卷之六終

跋唐話纂要

唐話者華之俗語也。彼土人雖燕居晤語。必有熟字成語。而四聲五音。清濁輕重。相應于其間。不發亂言。語易簡。文字調停。煥然可觀。蓋俗一變則可以至於雅雅一變則可以至於道。惟在學者之變通如何焉耳。玉成岡篤君世家長崎。少交華客。習熟其語。凡自

四書六經以及諸子百家稗官小說之類其聲音之
正與詞言之繁頗究其間與且質之於大清秀士王
庶常者而后華和之人無不伸舌以稱嘆之嗚呼岡
篤君之於唐話可謂勤矣今也東游武府徒弟日
進諷讀喧聒不能盡應故表出華語若干句俛點其
音譯以國字命之曰唐話纂要付之剞劂氏以廣

其傳學者朝夕手之口之則不惟一古官之業而已
亦臨文之際珠玉滿紙錦繡奪目焉請勿以俗話而
輕之也

肯

享保元年秋九月穀旦紀陽後學白樞仲凱希八甫

跋于武府全菴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唐語纂要跋



予者之不諱也久矣。若夫
先王聖澤絕報於千載。引西而東
者。天下若出。有通而者出。若道入報
是以有唐者出。有韓者出。至渤海邊
疆海管祿者。其不備也。可謂知者。然
後海國指若。其多移在報。其尤於繼也。
或乎及反事矣。天下學也。遂皆表在

在食。不與治業。正西可之。言。亦隨兩。經
其。平每讀史記。是前代。為事。未嘗不
竊愧。如。公道之下。及我

神。神。赫。起。起。東。東。溫。德。字。因。平。亦。亦。有
姓。友。事。之。間。文。運。大。振。以。昭。電。音。出。精
音。出。至。渤。海。是。羅。海。當。德。音。亦。不。月
亦。亦。可。謂。盛。乎。友。玉。朱。子。長。崎。人。又。白
幼。學。唐。音。流。潛。反。覆。三。十。連。子。比。其。語

云。海。音。西。音。精。暢。人。之。言。能。出。以。水
亦。亦。長。崎。之。唐。國。壤。也。相。接。性。集。甚
多。玉。朱。生。長。正。向。日。之。唐。人。交。聲。禮。儀。
不。物。言。以。之。唐。道。生。一。身。衰。而。唐。音。
初。又。唐。文。正。心。又。唐。文。正。去。又。唐。文。正。軍
也。唐。文。正。唐。西。不。唐。文。措。不。拍。細。行。無。所
可。亦。亦。松。門。著。書。亦。不。釋。筆。正。亦。攝。後
受。指。唐。之。腰。亦。頃。若。來。唐。音。使。學

厚言集要卷

享保三戌戌正月日

京都三條通升屋町

出雲寺和泉掾

江府日本橋南一丁目

Faint vertical tex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